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李世麟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六

宋 祝穆 撰

文章部

文蹈襲 假手附

羣書要語迭相祖述殆且百家 孝經序 不出胷臆非由機杼 史通 蹈襲前人言句 韓集 竄陳篇以蹈竊 韓集 惟陳言之是去 韓集 為文之士多漁獵前代戕賊文史 同上 假手試之日

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唐選舉志

詩句沿襲傷剽盜韓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以相襲從漢迄今同一律韓樊宗師墓銘

古今事實

竊為己注

郭象傳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好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為已

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論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屋下架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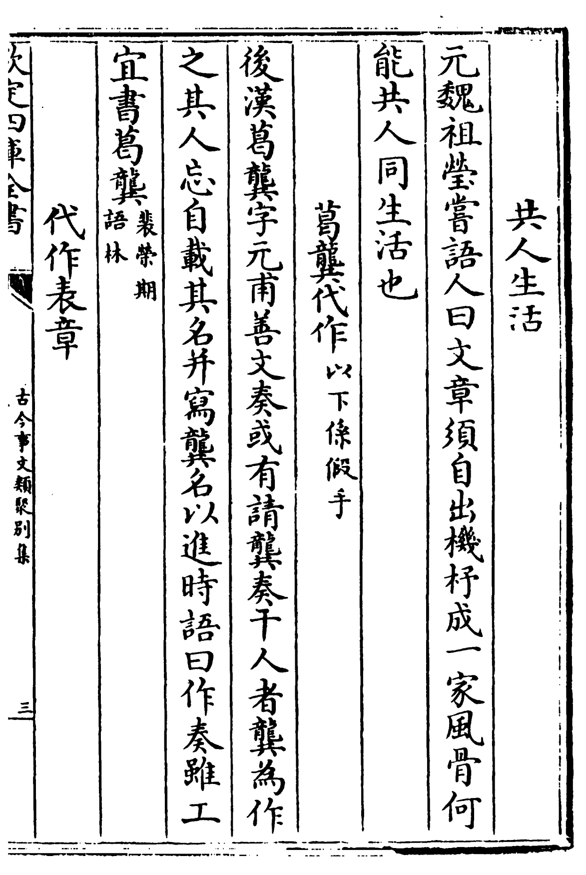
王隱論楊雄太玄雖妙非益也古人謂之屋下架屋世說庾仲初作楊都賦庾亮以親族之懐大為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謝太傅云此是屋下架屋事事不免擬學

集中作賦

北齊魏收每陋邢邵文邵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頗之推以二公意問祖珽珽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

寄人籬下

齊張融自序云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夫文豈有常體但當以有體為常大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困遁寄人籬下



共人生活

元魏祖瑩嘗語人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葛龔代作 以下係假手

後漢葛龔字元甫善文奏或有請龔奏干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忘自載其名并寫龔名以進時語曰作奏雖工宜書葛龔 裴榮期語林

代作表章

後魏邢卲善屬文洛中貴人拜職多憑卲作謝表章有一貴勝初授官表翻與卲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表命卲作之翻不恱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表自買黄紙寫送之

奈何倩人

陳思王植年十餘歲讀誦持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魏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出言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

代陳便宜

馬周西遊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周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為常何陳便宜二十餘事太祖怪其能問何何曰此非臣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太祖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與語甚悅

失郤君房

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常以

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張醉飲樊樓紫微大窘後錢楊二公作閒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號閒司諫拂衣歸華山希白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

疑兄代作

東坡云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

雜著

跋韓退之送窮文　黄魯直

送窮文蓋出於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類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采過逐貧矣大概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至於追逐前人不能出其範圍雖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度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况下者乎

作文不可隨人後　洪景盧

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王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羣公子乃能

遺辭枚乘七發本只是以楚太子吳客爲言而曹子建七啓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沖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話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摶鵬騫翔扶摇於煙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翾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

詩話

奪胎換骨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已者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云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盡河邊骨猶有春閨夢裏身蓋工於前也許彦周詩話

佳句不敢偷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

惜不敢偷衡笈曰猶可恕也唐詩紀事

能詩亦剽竊

王維有詩名然好竊人詩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乃李嘉祐詩也國史補

作詩譏剽竊

魏周輔有詩上陳亞犯古人一聯亞不為禮周輔復上一絕句無所用心惟飽食爭如窓下作新詞文章大抵

多相犯剛被人言愛竊詩亞次韻曰昔賢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愛竊詞时耐古人多意智豫先偷子一聯詩

文酒清話

依様葫蘆

陶穀文翰為一時冠後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下穀不平乃俾其黨因事薦穀以為穀久在詞禁宣力實多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様畫葫蘆爾何宣力之有

榖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云官職須從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様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決意不用東軒筆錄

僧偷古句

僧惠崇自負其詩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之句或譏其犯古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温公詩話

字義解字附

古今事實

縣官

前漢東平王宇傳今暑熱縣官年少注謂不敢指斥成帝故謂之縣官又霍光子禹傳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注謂天子又武帝紀關東貧民徙隴西者縣官衣食不足請造白金以足用又哀帝紀諸田畜奴婢過品者皆没入縣官此類甚多

鼻祖

揚雄反騷云或鼻祖於汾陽劉德曰鼻始也

假母

淮南王長傳假母師古曰繼母一曰父之旁妻

丈人

宋朝孫持正云俗呼人之妻父為嶽丈以泰山有丈人峯似亦有理而呼妻母為泰水此何義耶　晋樂廣衛玠妻父也所謂嶽丈或當云樂丈耳

尊章

漢廣川王作歌背尊章猶言舅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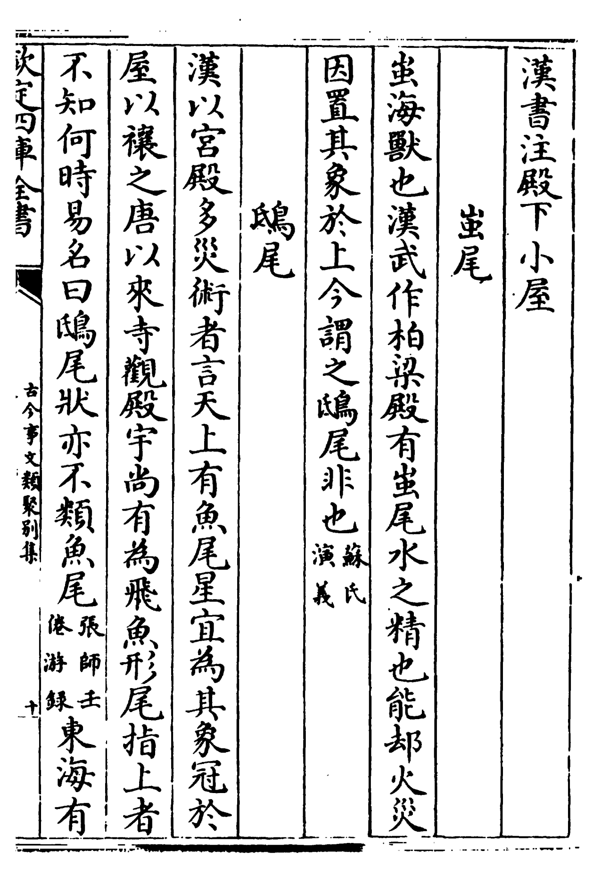
丘嫂

漢書丘嫂張晏曰大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為冢婦

官銜

近代選曹補拔先具舊官於前次書擬官於後新舊相銜故曰官銜 語林

巖廊



漢書注殿下小屋

蚩尾

蚩海獸也漢武作柏梁殿有蚩尾水之精也能却火災因置其象於上今謂之鴟尾非也蘇氏演義

鴟尾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冠於屋以禳之唐以來寺觀殿宇尚有為飛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曰鴟尾狀亦不類魚尾張師正倦游錄東海有

魚虬尾似鴟噴浪即降雨唐以來遂設像於屋脊晏類要

闌入

前武帝紀闌入尚方掖門注無符籍妄入曰闌

魚鑰

門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芝田録

青瑣

漢書注以青畫户邊鏤中王逸楚詞注文如連瑣

甬道

徐敬業詩甬道入鴛鴦注起土為道也

皇堂

後漢胡建為軍正斬監察御史於皇堂上注堂無壁曰皇海錄

麗譙

陳勝攻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注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耳樓上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本傳

豹直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今作豹字葢豹性潔善服氣於雨雪霜霧中伏而不出慮污其身爆直雅是豹伏之義資暇集

寓直

寓直二字起於潘岳為虎賁郎中將晉朝未有將校署故寄直散騎省今百官各當本司而直固是當直安可為寓同上

公衙

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為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故軍前大旗為牙旗語林

押衙

武職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牙旗者按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竪於門史傳咸作牙門今押牙既作押衙牙門亦為衙門乎資暇集

楊溝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上也又曰羊溝謂羊喜抵觸墻垣故為溝以隔之遂曰羊溝

鉤欄

漢顧成廟設投老鉤欄風俗通王逸注云縱曰欄横曰楯楯間子曰櫺欄楯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墮今言鉤欄是也沙門玄應撰園亭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園援非花藥之欄也資暇集

三臺

鄴中有三臺石崇游燕之地置樂工以促飲資暇集

蕭齋見飛白門

紫塞

秦築長城土皆紫色謂之紫塞南徼土色丹謂之丹徼塞者壅塞夷狄也徼遶也風俗通

宣底

凡公文中書謂之草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撿祕府有梁朝宣底三卷即正明中崇政殿説書也春明退朝録

嚴更

衛以嚴更之署西都賦注嚴更督夜行鼓也

區脫

漢書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

金吾

金吾車輻棒也漢執金吾亦棒也以銅為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郡守縣長例

皆以木為金吾用以乘車形如車輻古今注

骨朶

宋景文公筆録謂俗以撾為骨朶者古無稽據國朝既名衛士執撾扈從者為骨朶子班遂不可汝予按字書撾與撾皆音竹瓜反通作撾撾又音徒果反撾之變為骨朶雖不雅馴其來久矣程泰之演繁露

鹵簿

古之用事鹵與櫓同本載兵器之籍因名鹵簿海録

博山

漢故事諸王出閤則賜博山香爐呂大臨考古圖云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四環

孟勞

嘗觀臨川詩云鮮我葱珩脱孟勞嘗不曉孟勞何等物及見穀梁傳注孟勞魯之寶刀王直方詩話

鴟夷

揚雄酒箴云鴟夷滑腹大如壺注鴟夷韋囊以盛酒也

滑稽者圓轉縱横無窮之狀

偏提

元和初酌酒用樽杓無何改用注子後仇士良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名曰偏提曾類說

刀圭

本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

罨畫

昔人歌詩多言罨畫乃今之生色也倦游錄

流蘇

流蘇乃帳四角所繫盤線繪繡之毬五色同心而下垂者流蘇帳者古人繫帳之四隅以為飾耳倦游錄

罘罳

程泰之演蕃露其零碎小小議論多可取如辯罘罳之類是也某項因看筆談中辯某人誤以屏為反坫後看說文坫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談中所辯未審後舉以問泰之曰存中辯是然不是某人誤乃說文誤耳朱語錄

縲徽

揚雄酒箴牽於縲徽注云井索也

儋石

漢書蒯通傳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為儋石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者一人所負儋也

鋯筩

趙廣漢教吏為鋯音項筩若今盛錢藏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

撲滿

撲滿者以土為器為畜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西京雜記

支干名

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曰雍著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歲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

單閼在辰曰執除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爾雅）

投子

投子者投擲之義今或作頭子言骨所成非也有作骰子骰即投字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博者或欲大投投瓊也則知以玉石為投擲之義（資暇集）

錫銷

南恩州有匠人善錫銷亦不曉其事問之則曰京師所謂銀泥是也倦游錄

燕脂

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以為桃花粧蓋燕國所出故名燕脂雜錄

辯端疋

夏英公鎮襄陽遇赦賜致仕高年束帛時胡大監旦瞽廢在襄公選縑十疋贈之胡得縑以手捫之曰寄語舍

人何寡聞如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儒所觧束帛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十挺之脯實一束也束帛則卷其帛為二端五匹遂見十端夏少沮湘山野録

天水碧

李後主末年宫人競服碧衣取靛花盛天雨水澄而染之號天水碧清異録

金條脫

文宗問宰臣金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誥言安妃有金條脫為臂飾卽金釧也盧氏雜記

龍鍾

龍鍾者不昌熾不翹首貌如鬖髿拉搭斛觫之類蘇演義

辟易

項羽傳人馬俱辟易數里謂開而易其本處

偊旅

東方朔傳遺蛇其迹行步偊旅音禹曲躬貌

槃散

平原君民間有躄者槃散先寒反 行汲

勃窣

司馬相如傳槃珊勃窣上金隄注匍匐上下也

蹩屑

漢書上便姍蹩屑言其行安詳

逷墜

王式醉逷音宕墜失據而倒

覼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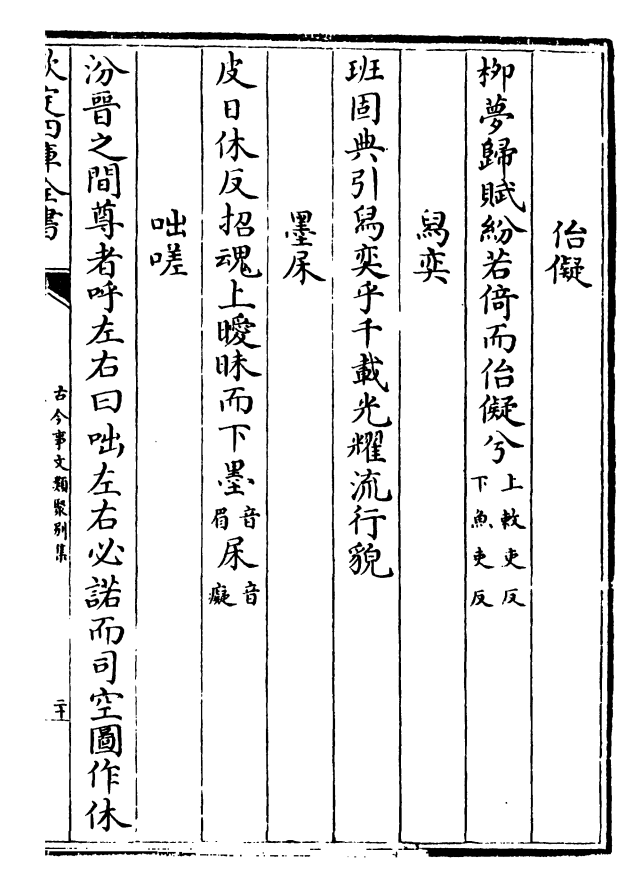
柳寄許孟容書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覼當作覶力和反

鄭重

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之意注鄭重猶頻煩

稱娖

後中山簡王焉傳吾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注楚角反猶齊整也



佁儗

柳夢歸賦紛若倚而佁儗兮上敕吏反下魚吏反

舄奕

班固典引舄奕乎千載光耀流行貌

墨屎

皮日休反招魂上曖昧而下墨音眉屎音癡

咄嗟

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諾而司空圖作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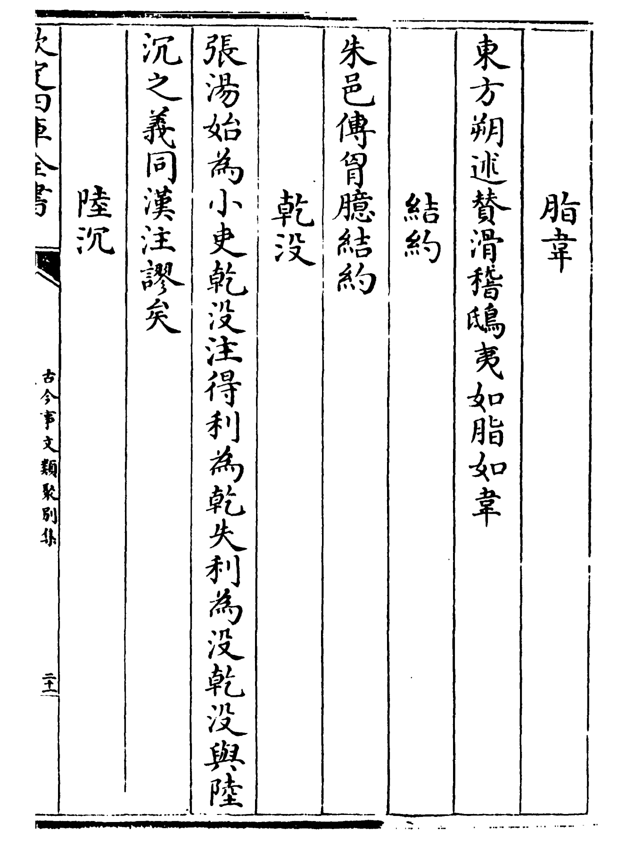
沐記文用之脩唐書學士劉羲叟為予言晉書咄嗟而辯非是宜言咄諾而辯然咄嗟前世文章多用或自有義 宋景文筆記

媒糵

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短注媒猶教糵麴也謂釀成其罪齊人名麴餅曰媒 司馬遷書

飣餖

韓南山詩或如臨食按有核紛飣餖



脂韋

東方朔述贊滑稽鶌夷如脂如韋

結約

朱邑傳胃臆結約

乾没

張湯始為小吏乾没注得利為乾失利為没乾没與陸沉之義同漢注謬矣

陸沉

東方朔歌曰陸沉於俗注謂無水而沉

畢臻

前王褒傳萬祥畢臻

砰隱

禮樂志休嘉砰隱溢四方注盛意

匽溥

前王古傳冬為寒風之所匽溥

離卷

莊在宥篇脔卷傖儴而亂天下注不申舒貌

屏營

揚子卒之屏營注旁皇失措之貌音并

距躍

䰟𩔝距躍三百音陌猶勵也曲踊三百注距躍超曲踊跳踊也

噍類

前髙紀襄城無噍類注無復有活而噍食者

汚衊

梁孝王傳汚衊音抹宗室謂塗染也

暴陳

梁孝王傳毛氅過失亡不暴陳

進熟

國使者往既多率多進熟於天子

俶裝

張衡思玄賦簡元辰而俶整裝也

辨嚴

吳漢初無辨嚴之色注即莊也避明帝諱

意行

列子管夷吾曰恣意之所欲行劉禹錫蠻子歌曰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此借用其字謂神游八表非楫櫂所及

顔行

漢嚴助傳武帝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曰如使越人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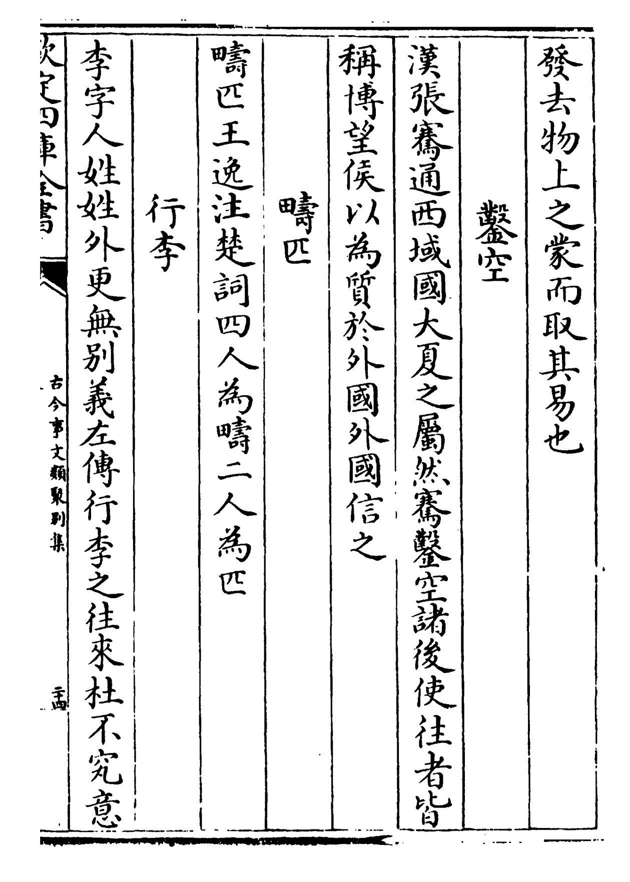
死儌幸以逆執事之顔行臣竊為大漢羞之注顔行鴈行也在前曰行故曰顔行出管子輕重篇

雋永

蒯通論戰國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號曰雋永師古曰雋字(徂兖反)肥肉也永長也言所論甘美而深長也

發蒙

漢淮南王安謀反欲使為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注如



發去物上之蒙而取其易也

鑿空

漢張騫通西域國大夏之屬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信之

疇匹

疇匹王逸注楚詞四人為疇二人為匹

行李

李字人姓姓外更無别義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究意

理注云行李使人也今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按舊文使字作𡴭傳寫誤作李使字山下人人下子

紹介

魯仲連平原君請為紹介注紹繼也介不止一人

擔簦

虞卿躡屩擔簦笠有柄者謂之簦

伐閱

史功臣侯表古者人臣功有五等明其功曰伐積日曰閲又朱博傳注閲所經歴也

蜂午

史記索隠項羽紀凡物交横為午如蜂之交横毛聚也劉向傳注蜂午雜沓也鄭玄云一縱一横為午

廉察

周禮廉能之類諸家雖訓廉為察常疑理不相附因閲漢髙帝紀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顔氏曰廉

字本作覝其音同乃知廉之為察本覝字有覞視之義

負茲

衛侯屬負茲注諸侯疾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

呫畢

宋子京別紙多云伏奉手畢南人謂畢為筆因效之蓋以為手畢山谷曰子京乃謂手簡爾雅簡謂之畢學記曰呻其呫畢 山谷集

登來

公觀魚于棠登來之也注讀為得來齊人名求得為得來

鏡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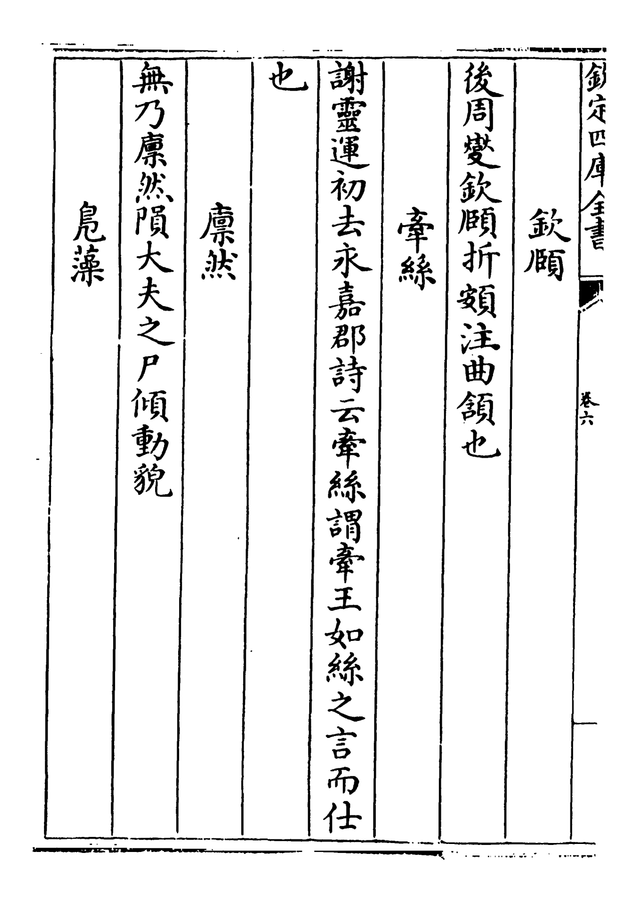
谷永傳鏡考已行

效尤

效尤禍也注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衛致禍

敵愾

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注敵猶當也愾恨怒也



欽頤

後周燮欽頤折頞注曲頷也

牽絲

謝靈運初去永嘉郡詩云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

稟然

無乃稟然隕大夫之尸傾動貌

皁藻

後杜詩傳將帥和睦士卒鳧藻注言其歡悅如鳧戲於水藻也

大横庚庚

程沙隨嘗說大横庚庚為金兆取庚辛之義他都無所據只云得之卜者不知大横只是土兆見洪範疏横者是土蓋横是土言文帝將自諸侯而得天下有大土之象也庚庚乃是龜文爆出也朱語錄

負負

後漢張步為齊王光武遣耿弇攻之步大敗蘇茂來勑讓步步曰負負無可言者步尋斬茂降

匆匆

世稱匆匆不知所由按説文匆者周里所建之旗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匆遽者稱為匆匆

復復見磨崖頌門

唯唯悠悠

唐蔣儼詒書責太子洗馬田遊巖曰足下受調護之寄

居言責之地唯唯悠悠不出一談

休休莫莫

司空圖歌休休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

傖父

晉左思傳陸機入洛欲為三都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醬瓿耳漢書賈誼傳注傖仕庚反晉灼曰吳人駡楚人之辭

娵隅

郝隆為桓公南蠻叅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何得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叅軍那得不作蠻語

世說

何樓

世人語虛偽者為何樓似汎濫之名其實不然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所賣物皆汎濫者故人以此目之貢父

詩話

包彈

蔡絛云包彈者以包孝肅多所抨彈故云

杜撰

石中立在中書盛度撰張文節公知白神道碑石急問曰是誰撰盛卒對曰度撰滿堂大笑湘山野録

樓羅

樓羅者幹辦集事之稱世曰婁敬甘羅非也蘇演義

酸餡

京師食店賣酸餡者皆大出牌榜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轉餡從西滑稽子謂人曰彼家所賣餕䤖不知為何物也湘山野録

不託

湯餅唐人謂之不託俗謂之餺飥束晳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九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溲牢九皆莫曉為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不知何物也同上

遮莫

藝苑雌黄云遮莫蓋俚語尤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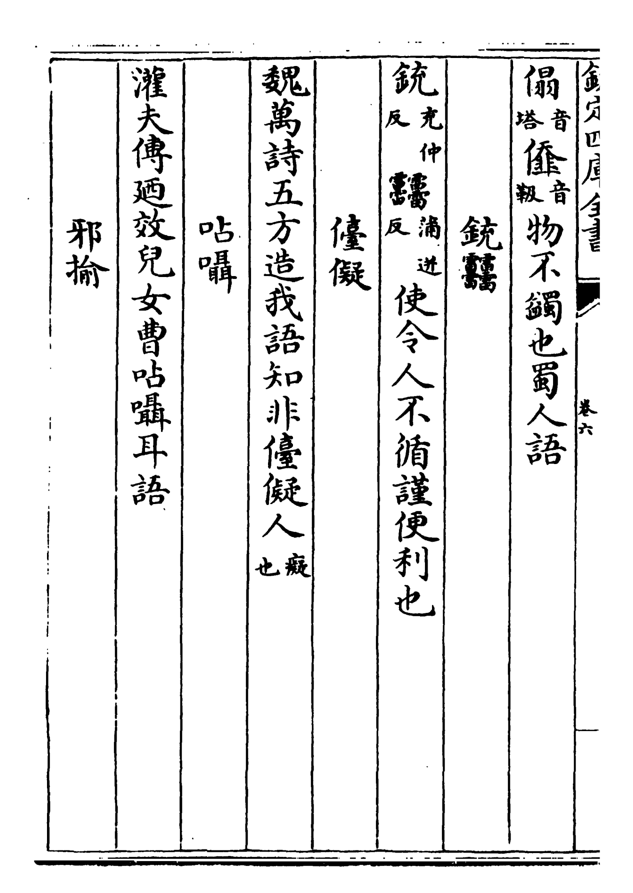
䕭苴

䕭郎假反苴音鮓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放誕不遵軌轍曰川䕭苴

㠯㝠

㠯音烈㝠音挈多節目也其胷次不坦夷舉事畫計務出獨以乖忤人為賢者也

㒟㑩



傝音塔㒓音靸物不蠲也蜀人語

鈂䨲

鈂充仲反䨲浦迸反使令人不循謹便利也

儓儗

魏萬詩五方造我語知非儓儗人也癡

呫囁

灌夫傳迺效兒女曹呫囁耳語

邪揄

王霸傳市人舉手邪揄說文作歋廠手相笑也

鏖糟

霍去病傳鏖皐蘭下注世俗為盡死殺人為鏖糟

麻胡

俗怖嬰兒曰麻胡隋將軍麻祜性酷虐稚童互相恐嚇曰麻祜來轉祜為胡如憲宗朝涇將郝玼番中皆畏其國嬰兒啼者以玼怖之則止武宗朝孩孺相脅云薛尹來類也

互郎

今人謂駔儈為牙本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𠀋𠀋似牙字因轉為牙

辠字從辛

說文辠字從辛從自辠人蹙鼻辛苦之狀秦以辠字似皇字改為罪

黄絹幼婦

曹娥碑上題黄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謂楊修解

不荅已觧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曰吾已得令修别記修曰黄絹色絲也絶字㓜婦少女也妙字外孫女子也好字虀臼受辛也辤字所謂絶妙好辤也魏武亦紀之與修同乃歎曰我不如卿較三十里

拆蜀吳字

吳薛綜字敬文為謁者僕射蜀使張奉於孫權前拆尚書闞澤姓名為戲澤不能對綜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名耶

綜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衆坐喜笑

角字爲凶

諸葛亮出北谷口魏延爲前鋒延夢頭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曰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自破之象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果爲楊儀所殺

解夢牛頭

蔣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沲問占夢趙直直曰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證也

拆朕字

隋煬帝嘗會飲為拆字令左右取離合之意謂杳娘曰我取杳字為十八日宮婢羅羅侍立杳娘分羅字為四維帝謂蕭后曰能折朕字乎后曰移左畫居右豈非淵字乎乃唐興之讖（南部煙花記）

解巳酉字

元和初裴晉公征吳元濟至境上因發地得石刻有雞未肥酒未熟之語解者曰雞未肥無肉也肥去肉為巳酒未熟無水也酒去水為酉破賊其在巳酉乎後平蔡果以是日入城

獨眠孤館字

廣州押衙崔慶成部轄香樂綱詣内庫抵皇華驛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舍君我寧不悔

侯君回轅別圖後會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前飯泊還不復宿此館丁晉公嘗見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獨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馬撲兒瓜子也孤字御厨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也

解金巢字

黄巢攻金陵人說之曰王毋以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則鏁矣遂解去陳後山談叢

解字識盜

尼華紗寂初嫁大賈任華父升與華往長沙忽夢父泣謂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夢其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有李公佐者能辯隱語謂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猴申生也車去兩頭為申字門東草為蘭字禾中走者穿田也亦申字一日加夫為春字紗寂乃易男服泛江湖聞有申村村中有申蘭兄弟因往求傭餘年無知其非丈夫者二盜飲醉紗寂奔告有司而獲之詞伏就法乃復從釋教云幽怪

荆公字説

王荆公為相喜説字詁遂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鹿為麤麤不及牛三牛為犇犇不及鹿謂宜三牛為麤三鹿為犇茍難於遽改令各權發遣蓋於時解縱繩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據要地以資淺皆號權發遣云故併譏之後山叢談

俗喜解字

金陵人喜解字習以為俗曰同田為富分貝為貧大坐為坐（音穩 談叢）

荆公解字無定

荆公晚喜說字客曰覇字何以從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殺伐累言數百不休或言霸從雨不從西也荆公輙隨口曰如時雨化之耳其學務鑿無定論類皆如此如三經義頒于學官數年之後又自列其非是者奏請易去視古人懸諸日月不刋之説豈不誤學者乎

與荆公辯

荆公三經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贊牛耳荆公言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詩云誰謂鼠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昔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辯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孫公談圃

荆公説詩易

荆公説易觀卦本是老鸛詩大小雅本是老鴉似此類甚衆大可痛駭

謝石拆字

謝石善拆字徽宗嘗書朝字密遣人試之石即呼萬歲其人曰不得亂道石曰十月十日生非今上而誰高宗幸浙書杭字石曰亢木且至矣既歸蜀有士人文覺戲以乃字為問謂其無可拆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有人遇於塗告以婦不能産書日字於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此嘗特補承信郎復因范覺民入相討論追奪一日謂石曰我亦能拆字石詰之曰爾

姓謝所謂身在討論之中名石則終身右選不能出頭

聞者大笑周益公玉堂雜記

一字異應

臨邛費孝先山人賣卜成都五十年自云傳管輅軌革之術其卦有歌有影世稱其術四方士大夫求占者甚衆其尤可怪者或因字以決吉凶然一字而數人占得之其應不同有一郎官占得一解字尋出守解州一舉子亦得解字是年為本府魁薦一不肖子亦得一解字

俄以屠牛被刑牛角有刀觧牛也世莫可曉

古今文集

雜著

寧馨阿堵

寧馨阿堵晉宋間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阿堵物邪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媪生寧馨兒今遂以阿堵為錢寧馨兒為佳兒殊不然也前輩詩語言無味少阿堵氷雪相看有此君又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

其意亦如此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寜馨兒觀此豈得為佳顧長康畫人物不點目睛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猶言此處也劉真長譏殷洪源曰田舍兒强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温曰使君如馨地寜可鬬戰求勝王道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明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强來捉人臂至今吳人語言尚多用寜馨字為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為問中華道學者幾人雄猛得寜馨蓋

得義以寧字作平聲讀

主臣

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記漢書皆同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頴曰惶恐之辭猶今之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任昉奏彈曹景宗先敘其罪然後繼之曰景宗即主臣仍繼之曰謹按某官主臣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即主臣

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捨史漢所書而引王隱晉書庾純自劾以謂然以主為句則臣當下讀殊為非是不知所謂某人即主有何義哉

後世解字無意義

新室以疊字為三曰太盛改為三田宋明帝以騧從禍改為駈漢以火行忌水故洛字去水而加隹隋以周齊不遑寧處故隨字去辵而從隋此皆率意改字固無意義甚至武后撰天地日月等字元結謚隋煬帝為荒昏

益出狂妄可勝怪哉又云古人制字皿虫為蠱半門為戶一大為天止一為正通天地人為王王在門内為閏一在木下為本一在木上為末日在木上為杲日在木下為杳以至重夕為多重日為昌三毛為毳二糸為絲之類其為意為義當體便是學者患不求之耳茍欲字字會意亦幾乎鑿矣

律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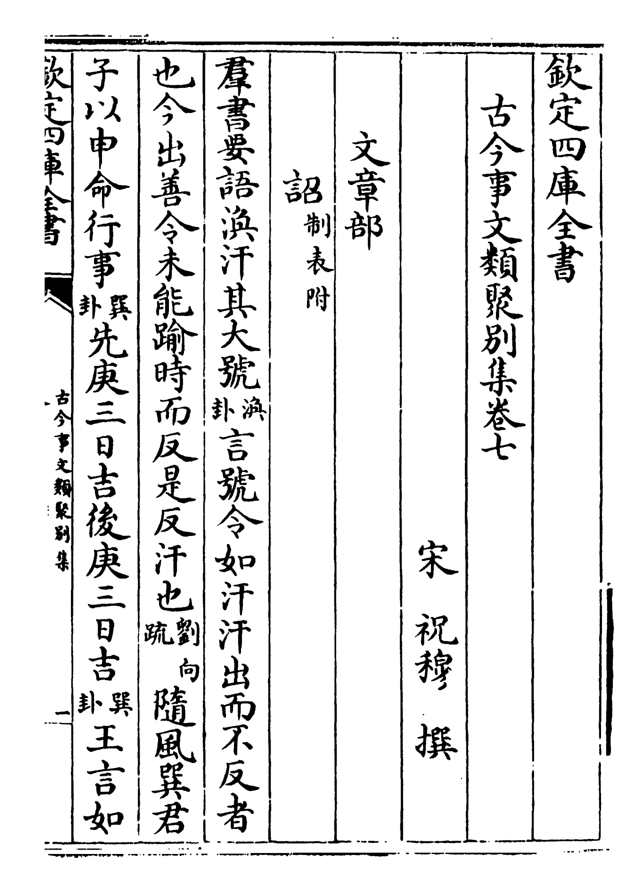
和文潛韻　黄山谷

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户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已醜玉石恐俱焚公為區别否

進字説　王介甫

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强討論但可與人漫醬瓿豈能令鬼哭黄昏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六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七

宋 祝穆 撰

文章部

詔 制表附

羣書要語渙汗其大號（渙卦）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劉向疏）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巽卦）先庚三日吉後庚三日吉（巽卦）王言如

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緇衣注）令出惟行弗惟反（周官）下令如流水之有源令順民心故論平而易行（管仲傳）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韓原道）尺一詔書（魏明紀）奉行不得其人徒掛墻壁（陳子昂傳）舊說武都紫泥用封璽故詔有紫泥之名今階州故武都也山水皆赤而泥止紫色然泥安能作封當是用為印色耳（聞見後録）

詩句紫詔仍兼綰黃麻似六經（杜）鳳凰丹禁裏啣出紫

泥書李丁寧天語深曠蕩皇恩闊歐

古今事實

堯言布天下

堯言布天下至今人誦夏侯勝傳

出納朕命

舜命龍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三代詔誥

禹文命敷于四海大禹謨　湯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伊訓　傅說

告高宗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說命　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旨盤庚

顧覲詔令

漢文帝時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也

下哀痛詔

武帝末年遂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

詔作峻語

漢光武每發詔自作峻語以㥄動羣臣如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鉞一舉下無處所與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之類人皆畏服故第五倫在長安市每讀詔書嘗歎息曰此聖主也

明見萬里

光武賜竇融璽書曰當為子孫之謀勿存輔車之勢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一札十行

光武手迹賜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鳳尾詔

晉元帝踐祚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諾草書若字字尾如鳳尾故云鳳尾詔

作詔潤筆

鄭譯傳帝令内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髙頴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

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北史

鳳口銜詔

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觀上安詔書銜於木鳳之口

馬前草詔

唐太宗征遼岑文本卒於行驛召許敬宗令草駐蹕山破賊詔敬宗立於馬前俄頃而就詞甚典麗深見歎賞

千里猶對面

房玄齡在秦府典管記室書表奏疏駐馬立成文約理

贍初無槀草高祖謂羣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㑹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

始用黄紙

貞觀中太宗詔用麻紙寫詔勑高宗以白紙多虫注尚書省頒下州縣並用黄紙

占授腕脱

元宗平内難書詔填委蘇廷碩所占授功狀百緒無所差書史曰丏公徐之不然手腕脱矣

悍卒感泣

德宗朝陸贄為翰林學士一日之内詔書數百起草思如湧泉曲盡事情又言今盜賊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帝從之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

如出帝意

武宗會昌初封敖為翰林學士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如出帝意賜以宮錦

口誦其語

李徳裕在相位定策破迴鶻誅劉稹進封衛國公守太尉封敇嘗制其語有過横議於風波定竒謀於掌握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徳裕口誦此數句撫敇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坐中觧其所賜玉帶以遺敇

辭以思遲

唐李建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當其任

當令易曉

真宗謂宰臣曰詔下當令中外易曉如以老子為柱史永安為洛汭非也

一揮九制

劉敞博學無所不通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將下直為之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文詞典雅各得其體

詔用表語

陳繹批答曾公詔曰爰露乞骸之請黃裳為曾侍讀制曰備員勸講乞骸備員乃表語非詔語也曾為人曰却教布何所道後山詩話

紫微失君房見文章假手門

古今文集

雜著

詔令並見歷代帝紀兹不復載

唐詔誥似尚書

丁晉公言王二文元之忽一日面較元和長慶時名臣所行詔誥有勝於尚書衆皆驚而請益曰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戒孥戮爾衆朕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予則孥戮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如此衆皆服之 談錄

包題貴畫

徽廟以于闐玉增八寶為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通

太和於一氣乾元用九增寶歷於萬年包括璽文無一遺者是則可貴也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宣傳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意者公乃自作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實奩珍劑增賁丘園葢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為不及也

内外制並見諸賢文集兹不復載

催索潤筆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

倍於常然用啓頭書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歸田録

牋表並見諸賢文集兹不復載

唐宋四六

四六之作起自徐庾盧氏雜記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鬼神受職曾子宣賀赦表曰鈞

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筆力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方語以切對為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為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王特進莫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后山詩話

中央亦貴包括

首頷固貴包盡題意而中間鋪叙尤貴包括無遺如王

牒所紀非止本支而已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
大拜罷皆在焉仙源積慶特其一耳前此進玉牒成書
表罕能備言惟于湖一表終始對說其詞有云帝系勒
鴻粱科條於屬籍聖謨啓後嚴訓典於寳儲堯統漢緒
肇派别於天潢周誥商盤麗光躔於東壁惟昭穆親疎
之有序與文章號令之當傳麟趾振振共仰宗盟之益
茂虞書渾渾更瞻聖作之相輝其形容玉牒可謂兩盡

露布

羣書要語露布人多用之以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文采者則甘露遲重初學記　露布者葢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文心雕龍

古今事實

倚馬而作

桓宣武北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令作手不輟筆俄成七紙絕可觀王東亭在側

歎其才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世說

書帛而曳

晉王擒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帛遣人曳之

標於漆

後魏每戰克欲天下聞知乃出帛於漆竿上名曰露布

下馬作露版

後魏高祖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版惟孔修之耳

小捷不作露布

魏高祖車駕南伐以韓顯宗統大軍破蕭鸞軍斬其將高法援等顯宗至新野高祖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何為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王肅獲二三疋驢馬皆為露布臣在東觀每私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斬擒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鮮上而已

德宗感泣

于公异作收復京邑露布有曰肅清宫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感泣失聲

古今文集

雜著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絶若一貫滅絶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母德刑具

舉則揚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置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奸宄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寔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傒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

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奸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物腥彼宫闈散作旬始之妖孛於躔次先皇懐柔河朔敷佑下人録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薫灼加闒茸之質冀革桀驁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英猰狗吠豢牢之主頃屬鑾輿順動郊圻駐蹕而洮乃夙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蠆尾罪踰羿浞惡貫梟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嚣騰思齒劒者

投袂而興爭淬刃者不期而會賊伺間諜陰貸凶謀既緩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祗承睿筭恭行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略灞滻以揚旆瞰花園而下營土壘雲舒木棚林植養成蓄銳直殄凶渠臥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畧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為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召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

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讐之刃臣知
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彭光俊等承命
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冑
啓行夾川路而左旋右抽批丘陵而漫溢布濩聲塞宇
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鋭於神器倉東繚垣
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
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
摽狡言尚憑陵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

餘勢同飆馳衆若螽集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蹭蹬之鱗更舉螳蜋之臂史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貙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霍耀鼉鼓騰聲而隱轔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乗其踣藉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叚成謀賊之心膂既巳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繫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懾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

染汙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中以及西來拒而復攻讙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鬬而雷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唐良臣等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剪滅纔欲乘凌曾乏鑄刃之鋒已失籓籬之固逆賊朱泚與同

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竒追躡計即誅夷臣切以此賊包藏謀逆叅會凶徳祲氛其氣豺虎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𤣥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𦮯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

宮禁脩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基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圯之患崩剥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轂内再造可封之俗因衆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澹乎華胥之夢熙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乏吉甫之文武缺郤縠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群帥宣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檄 移文附

羣書要語檄二尺書也說文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也釋文移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人隨者也文心雕龍

詩句奈何由差池更捧丞椽檄荆公只恐先移北山檄坡

病眼昏花困書檄坡

古今事實

檄始穆王

周末時穆王令祭公謀甫為威讓詞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

為檄報讐

張儀魏人常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儀盜之掠笞數百既相秦為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善守汝國我且盜汝城

檄召欲斬

申屠嘉為丞相鄧通居上旁怠慢嘉為檄召通曰不來

且斬通恐入言於上上曰速往吾今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頓首謝罪

能得人意

後漢禰衡為黄祖作書檄輕重踈密各得體祖曰處士正得祖意如祖腹中

為親奉檄見父母門

檄諭巴蜀

唐蒙通夜郎徵發巴蜀吏卒用軍興發誅其渠率巴蜀

大驚上聞之令司馬相如作檄書唐蒙因諭巴蜀人非上本意之事

移書州郡

後漢韓馥見民情歸袁紹忌方得衆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三公移書傳檄州郡說董卓罪惡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

問罪作檄

陳琳初避難冀州袁本初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告劉

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輔蓋歸本初也後袁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袁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不責之

檄愈頭風

陳琳作諸書及檄草已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所製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典略

楯上作檄

北史頴川荀濟曰大丈夫楯上磨墨作檄文

酒後草檄

南齊高帝輔政江淹為叅軍詔令草檄未就齊相引淹

賜之酒淹喜飲酒噉鵞炙垂進酒數斗文誥亦辦

運筆颯颯

齊元康作軍書颯颯運筆俄頃數紙

馬上作檄

薛收在秦王府常馬上作檄皆如宿構

駙馬立成

房玄齡在秦王府十年常典管記室每軍書表奏駙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稾草

古今文集

雜著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

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誼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

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恭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

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以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偏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

諭陛下意無忽

北山移文 見隱逸門

箴

羣書要語箴所以攻疾 文心雕龍 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 襄十四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夏書

詩句清詩似庭燎雖美未忘箴 蘇 筆削多瑕點猶希畏友箴 曾 小人畏罪罟渠雪奉官箴 山谷

古今事實

帝王求箴

舜木求箴（褚亮疏）大禹垂鞀時聽箴規之美（李密書）商高宗求聖人以為輔而使朝夕規誨箴諫必曰交修余無余棄也（楚語）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詩）

衛武求箴

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警於國自卿大夫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

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懿戒以自警也

楚語

唐玄宗忘箴

唐玄宗時宋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倦於勤左右

不復箴規 崔植傳

古今文集

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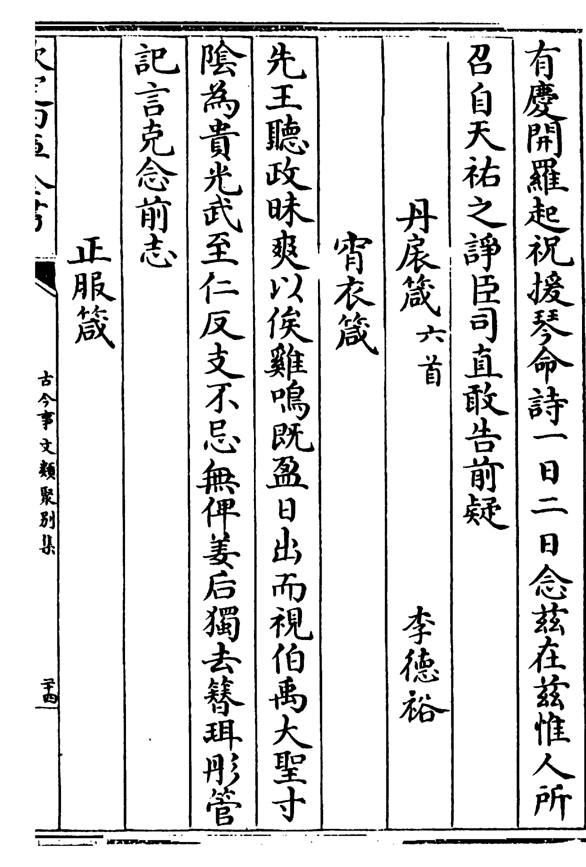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已因心於民大明

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

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启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髙大度撫兹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强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

匀渾渾而濁匀皎皎而清匀汶汶而暗匀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境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雖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信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辭令天下為公一人



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丹扆箴六首　李德裕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懐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為難

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雉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鶩沉酒舉白浮鍾魏叡汰侈凌霄作宫忠雖不忤而善不從以視為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睿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奸得情燕蓋既析王猷治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
可遽數玄服莫辯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
獻餐斯可戒懼

瑞箴　　孫朴

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
極於龍夏德將亡曷降雌雄桑穀生朝商道復昌麟出
豈妖孔子云亡周公相周越裳獻雉漢安相漢越裳復
至白魚躍舟鸑鷟鳴岐周人聚喜商人聚悲素靈夜哭

五星聚緯秦謂之妖漢謂之瑞彼瑞此妖顛倒如是妖至而防瑞至而狂恃物滅德未或不亡

五箴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余生四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自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早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早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惡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讐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

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内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人自取汝非其文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貫憎揜以媒怒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

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知不顧禍亦宜然

四箴　程正叔

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顔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之道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跡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

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敬齋箴　　朱元晦

讀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

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西以東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於二弗參於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或問敬齋箴弗貳以二弗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

以北如何分别曰都只是形容箇敬敬須主一初來有箇事又添一箇便是來貳他成兩箇元有一箇又添兩箇便是參他成三箇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只一心作東去又要作西去又要作北去皆不是主一上面說箇心不二三下面說箇心不走作

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

守口如瓶不妄出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

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

處欲其圓如中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又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轉處欲其方如中矩也問蟻封曰蟻垤也北方謂之蟻樓如小山子乃蟻穴也其泥墳起如丘垤中間屈曲如古巷道古語云乘馬折旋於蟻封之間言蟻封之間巷路屈曲狹小而能乘馬折旋於其間不失其馳驟之節所以為難也

或問敬齋箴後面少些從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語曰如何解迫切今未曾下手便要從容不迫

切如人相殺未曾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
在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觧廹切只是不曾做做着
時不患其廹切某但覺得寛緩底意思多耳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七